



“中国威胁论”与孔子学院

戴蓉¹

摘要

“中国威胁论”由来已久。近年来，“汉语热”的升温 and 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在有些国家成了“中国威胁论”的重要依据。在加拿大、美国和东南亚地区，“中国威胁论”对孔子学院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孔子学院应强化自身的民间色彩，寻求理解和交流，缓解国际社会的疑虑，尽量消除误解和隔阂。

关键词：中国威胁论、孔子学院、汉语热

I. “中国威胁论”对孔子学院的冲击

1. 中国威胁论的由来

在国际交流、国际合作日益频繁的今天，西方国家已经能从比较客观的角度、比较务实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但与此同时，中国形象在传播上也出现一些消极、否定的因素。一方面，中国的崛起使得西方世界认识到与中国进行沟通、合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迅速崛起的中国成为西方某些国家谋求霸权的障碍，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使在全球化浪潮中经济上面临一定程度困境的发达国家感到不安。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垒不同，文化领域的争夺日趋重要。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而随之而起的“中国威胁论”也被某些国家的公众舆论和汉学研究炒得沸沸扬扬，带来种种负面效应和消极影响。“中国威胁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由马汉²提出。马汉认为，中国人口多，发展规模大，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这必将对整个世界产生威胁，由此提出了“中国威胁论”。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发表了题为

《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但当时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一些原本判断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将步苏联后尘迅速土崩瓦解的西方国家，企图通过夸大中国的影响力，让别的国家警惕中国的发展，于是他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国际舆论优势，纷纷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也就在不同的时间段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版本，如有以美国五角大楼的《中国军力报告》为代表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其中包括“中国航母威胁论”、“中国导弹威胁论”、“中国舰艇威胁论”等），还有对中国怀有敌意的少数西方学者和报刊一再鼓噪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发展模式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中国技术威胁论”、“中国粮食消费威胁论”、“中国能源消费威胁论”、“中国食品出口威胁论”、“中国移民威胁论”、“中国留学生威胁论”、“中国间谍威胁论”等等。

2. “汉语热”与“中国威胁论”

现代教育的国际化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起来的。全球化推动了人力、资金、商品、

服务、知识、技术、信息的跨国流动。世界贸易组织将教育作为一种服务项目写入国际贸易条款，使得各国的教育市场向全球开放，促进了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推动了国际社会对汉语需求的迅速增长。在此背景之下，全球“汉语热”持续升温。

2005年5月，美国有两位参议员联名向国会提交《美中文化交流促进案》，要求在其生效之后5年内拨款13亿美元加强美国中学到大学的中文教育，同时设立奖学金鼓励美国青年对现代中国开展学术研究。³这一促进案充分显示了中国语言文化的重要性以及语言文化交流在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意义。正如费孝通所言：“如果我们有理认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中又将进入一个强盛时期，我们就应该意识到，生活在新世纪的中国人，正面临着一个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机遇的到来。”⁴

在美国，1998年以前全国注册学习汉语的学生只有6000人左右，到了2004年，美国公立中小学学汉语的学生就有2万多名，2006年增加到5万多名，开设中文课的学校超过600所，2012年美国有1000多所学校开设汉语课，而且中学生学汉语的人数从2万增加到10万，增长了4倍。美国大学理事会的调查显示：愿意在高中阶段的大学生预修课程中开设汉语的有2500所。据美国有关机构统计，还有2400所中学希望开设AP中文课程（大学先修课程）。

在欧洲，英国2002年到2005年，大学里选修汉语的学生数量翻了一倍。2006年在英国有3700名中学生在中学水平考试中选择了汉语，而在大学会考中选择汉语的学生则超过2500名，比2001年高出40%。2001年至今，英国教育技能部和英国文化委员会联合汇丰银行等财团投入巨资，设立了上百个英国中学生汉语学习奖学金，资助在华招聘200余名汉语教师等汉语教学项目，教育部支持制定了中学汉语教学大纲。2009年，英国有16%的中学开设汉语课；2009年和2010年，获得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人数上

涨超过了5%。最近英国宣布了新修改的英国教学大纲：2014年起，包括汉语在内的外语，将成为英国小学生从7岁开始的必修课。该计划在2014年下半年向公众征询意见，2014年9月起付诸实施。德国约有150所中小学开设了汉语选修课程或者汉语兴趣班，50余所国立名牌大学开设了汉语专业，中文成了德国许多州的中学会考科目。在所有的西方大国中，法国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一个与中国进行战略磋商，第一个与中国互办文化年，法国也是欧洲国家中最先反对联署反华人权提案、最早支持对华解除武器禁运的西方国家。因此，与其它欧美国家相比，出现在法国的“汉语热”温度似乎更高。近年来法国每年学习汉语的人数都以近30%的增幅迅速增加。几年之前，在学习人数较多的9门外语中汉语还排在末位，近几年汉语已经上升到第5位，超过了阿拉伯语、葡萄牙语等语种。法国教育部批准在一部分中、小学开设汉语课程，积极推动中学中法双语教育实验，并且在110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目前，法国开设中文专业的大学已经达到十几所，其中著名的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的学生已经达到2000人，超过日语系成为该学院的第一大系。除各大、中小学正规的汉语教学外，一些法国的协会、社团也办了大量的汉语培训班，为了招收更多的学员，有的培训机构甚至在巴黎街头打出这样的招生广告：学习汉语吧，那意味着你未来几十年的机会和财富。为保证汉语教学质量，协调汉语教学工作的发展，法国教育部在2006年3月专门设置了汉语总督学一职，这一职位的设立表明了法国教育部主管部门对汉语教学的重视，也表明法国各类学校汉语教学已达到相当规模。⁵

在亚洲，东南亚开设汉语的大学有102所，汉语学习者有160万，其中大中小学生130万，在社会培训机构接受汉语培训的学生接近20万；在韩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开设了中文课程，韩国教育部还计划在全国中小学普遍开设

汉语课，开设中文课程和专业的学校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20多所增加到现在的近350所，长期汉语学习者约30万左右，此外还有100万左右的汉语短期生。日本现有的汉语学生人数超过200万，几乎每个大学都有汉语学科，汉语已经成为大学入学考试的可选外语之一。2012年，日本开设中文的高中已从1986年的46所，增加到500多所，人数超过200万。

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国已逐步将中国语言文化教学列入了大学课程甚至学位课程。在大洋洲，澳大利亚2011年宣布了新澳洲统一教学纲要，将汉语列为率先在全国推广教学的外语。而最近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则显示，汉语已经超越意大利语，成为除英语之外，澳大利亚人最常在家中使用的语言之一。澳大利亚人在生活中一共使用了逾300种不同的语言，在家使用英语的澳大利亚人占了最大比例，为76.8%；其次就是汉语，有1.6%的澳大利亚人在家中使用汉语沟通交流。在非洲，汉语教育成了中非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埃及有3所大学设立了中文系，目前在校学生700人，还有11所综合大学准备设立中文系。另外，埃及教育部决定把汉语作为中学第二外语。肯尼亚、突尼斯、利比里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学习汉语的人数都在大幅增长。

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统计，目前全世界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经超过4000万，全球有109个国家、3000多所高等学校开设了汉语课程。从参加中国国家汉语水平考试——HSK⁷的人数来看，1990年至2005年底，考生人数已经突破了100万。据统计，目前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在教授中文。⁸中国和世界之间关系的日益深化和广泛互动，使汉语揭开了东方的神秘面纱，逐渐成为一门具有重要交往意义的，活生生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语言。

随着“汉语热”的升温，有些人把“汉语热”跟“中国威胁论”挂上了钩。华盛顿著名智库人物之一乔舒亚·库尔兰茨克，在美国的

《新共和》杂志发表的题为《中国在亚洲挑战美国软实力》的文章就渲染了这种论调。他对中国的汉语学校在东南亚的快速发展表示忧虑。在他看来，孔子学院的出现就是中国威胁美国软实力的重要依据。⁹2005年，约瑟夫·奈曾撰文强调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威胁了美国利益，并呼吁美国采取措施遏制中国软实力的发展。2006年2月他在答《东京新闻》记者问时指出，与中国的军事力量相比，体现文化和形象凝聚力的软实力更值得警惕。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刊登题为《中国的新生软实力》的文章，声称全球有3000万外国人在学中文，且发展趋势还在加快，华语电影越来越吸引西方观众，许多华人偶像已成国际明星。最大胆的预言是，中文将在10年内取代英文，成为互联网上的最主要的使用语言。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除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媒体外，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媒体也纷纷转载。¹⁰

3. “中国威胁论”对孔子学院的冲击

2002年，中国教育部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始酝酿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借着“汉语热”的东风，2003年，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海外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成功经验，起草制定了旨在向世界推广汉语，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汉语桥工程》（草案）。¹¹2004年，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并颁布了《汉语桥工程》，孔子学院作为该工程规划九个重大项目中的首项内容被正式提出。2004年11月21日，海外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成立。2007年4月，孔子学院总部北京成立。截至2012年底，孔子学院在86个国家（地区）共建立322所。其中，亚洲31国（地区）84所，非洲9国14所，欧洲32国108所，美洲12国104所，大洋洲2国12所。

随着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快速发展，一些国家的相关人士以其固有的意识形态思维审视孔

子学院，称孔子学院为中国文化渗透的“特洛伊木马”，并且警示西方社会透过文化、经济交流的表象认识孔子学院。¹²中国问题研究学者、澳大利亚驻中国前外交官卓斯林在她的论文《孔子学院：中国软实力》中写道：“孔子学院项目已经不单单涉及文化领域，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研究，它的根基在于需要依靠中国政府。往好里说，这会导致学术的失语；往坏处说，这可能会衍生成为一种宣传手段。”¹³

2007年5月29日，加拿大各大报纸均转载了一则“惊人”的消息——“中国利用孔子学院在全世界笼络人心”。据加拿大新闻社报道，5月底披露的一份加拿大保安情报局的解密报告称，中国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目的就是在全世界笼络民心。该报告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向外输出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平台，是向加拿大进行文化渗透的工具、对加拿大人进行“洗脑”的机构。加拿大保安情报局负责人贾德甚至还承认，他们花费了大量精力监控中国方面的活动。消息一经披露，顿时引起一片哗然。据了解，加拿大新闻社是根据加拿大《资料索取法》取得加拿大保安情报局的这份最新解密报告的。该报告中充满了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敌视之词。¹⁴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被牵强地打上“中国威胁论”的烙印，被说成中国在搞精神输出、文化渗透。

许多东南亚国家也对孔子学院怀有担忧、抵触情绪，担心孔子学院沿袭过去的华文教育，弱化所在国国家认同。2006年马来西亚设立孔子学院的计划遭到否定，后来马来西亚大学只同意开办办学形式和教学内容与孔子学院相同“华文学院”。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殖民地推行“分而治之”的统治，使华侨华人长期被排挤在当地社会之外。数百年来，当地华侨华人不得不依靠自身力量发展本族群的教育，到20世纪初才逐步形成自成体系的华文教育。华人的心理认同问题，一直困扰着东南亚许多国家。

在孔子学院数量最多的美国，对孔子学院的曲解和敌视更是屡见不鲜。关于孔子学院和美国的舆论环境，有作者在论文中指出，美国对孔子学院的评价在2009年达到了最低，原因之一可能是奥运会因素。学者彼得·格里斯（Peter Hays Gries）、迈克尔·克劳森（H. Michael Crowson）和托德·桑德尔（Todd Sandel）在一项研究中吃惊地发现：2008年奥运会后，美国人对中国政府、中国人甚至是中国文化的消极认知反而增加了，他们担心中国可能会对美国的价值观和信仰构成“威胁”。这与中国期望通过奥运会表达出来的和平、友好信息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北京奥运会及其开幕式突出了中国的强大与独特的文化价值观，这在其他实力不如中国的国家来看，可能激发出来的是羡慕，而对实力领先于中国但又担心被中国超越的美国来说，激发出来的可能更多是警惕。由于孔子学院是中国在美国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同样警惕的态度也会反映到美国媒体对孔子学院的态度上来。北京奥运会是在2008年8月举行的，这种“奥运冲击波”可能直接冲击了2009年美国人对孔子学院的态度。直到冲击波过后，人们对孔子学院的积极认知才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升。但与2008年及之前相比较，整体上仍是下降态势。

有人担心孔子学院会成为中国“文化扩张”的工具。一篇报道曾被不少媒体转载并加以大肆渲染，即中国在美国设立了60个文化中心（即指孔子学院），美国在中国的却为0。许多美国议员因此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在中国增设美国文化中心，改变这种文化和政治影响上的“不平衡”。¹⁵孔子学院的出现提供了增进理解、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也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或经济机会。美国人对孔子学院持积极态度大多出于功利的的原因。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这一背景下，孔子学院的当地合作方希望通过语言学习提升美国人在中国拓展业务的能力，支持办学的当地政府则寄希望于孔子学院

能够搭起与中国相关地区经济合作的桥梁。但孔子学院也被某些美国人解读为“共产主义”和“宣传工具”。美国的媒体在对孔子学院的报道中，频繁使用“Propaganda”一词，在英语中，该词的含义是贬义的，是指强制性灌输，致使有些美国民众以为孔子学院实施的是一种文化侵略，甚至认为孔子学院是间谍机构。

事实上，作为国家语言推广机构，有政府推动甚至主导色彩是必然的，但中国的孔子学院让某些人担心和存疑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的意识形态。孔子学院是中外合办的，通过合办方进入东道国的教育体系，这使得自由主义色彩较为浓厚的国家对孔子学院背后的“政府色彩”非常敏感。孔子学院是由中国国家汉办负责运行的。在美国的媒体报道中，大多使用“汉办，一个中国政府机构”这样的措辞，从而突出并强化了官方色彩，抹杀了“推广中国语言文化”的信息。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根深蒂固，对中国的现状却不甚了解，认为中国既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必然会对外输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即使孔子学院是以一个古代的智者命名的，他们也仍然担心是否潜藏着共产主义的内容，共产主义和政治宣传因此成为批判者反对孔子学院最主要的理由。有人认为孔子学院总部是中国官方控制的机构，它在国外开办孔子学院也必然受中国的影响甚至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他们对孔子学院的认知。

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如何影响美国民众对孔子学院的判断，洛杉矶哈岗学区(Hacienda La Puente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发生的“孔子课堂¹⁶风波”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2009年8月26日，哈岗学区的西达连初中(Cedarlane Middle School)试办孔子课堂中文学习班，受到该校学生的欢迎，决定向中国国家汉办申请合办孔子课堂项目。2010年2月2日，哈岗学区教委以四票赞成、一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该项目，计划于9月份正式开始实施。但是，该项目遭到了一些居民以及学区

前教育总监约翰·克雷默(John Kramer)的反对。一些居民并没有小孩在这个学校就读，但仍然担心小学生们会被“共产主义”洗脑。他们担心课堂的运作方式，并以汉办中有共产党员为由，把孔子课堂项目看做是中国政府宣传计划的一部分。尽管有关方面向他们保证学区内的老师将会对教材进行评估，看它们是否适合于学生。但反对者仍然不肯罢休，他们几乎出席了每一次学区教委的会议，试图说服教委成员放弃孔子课堂计划。为了避免社区内的纷争，学区教委决定，虽然仍然开办孔子课堂，但不申请中国汉办的资助。

2012年5月17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目前在该国持有J-1签证的孔子学院中国教师限于6月30日前离境。美方称不会为这批教师续签签证，如果他们愿意，可回到中国再申办适当的签证。该公告声称尽管孔子学院可能有利于促进文化交流，但所从事的活动必须符合正确的规范、遵循相关法规。这些法规是关于教师资格等的规定和认证，美方称孔子学院的中方教师和志愿者不符合美国的签证制度和中小学教师准入制度。这一事件虽然很快得到了解决，但不难看出所谓不符合制度只是个托辞，美国有关方面多多少少已把孔子学院意识形态化了。

II. 孔子学院的应对策略

1. 强化民间色彩

中国文化从来不是一种有侵略性的文化，然而以中国的版图之阔、人口之多、国力之强、市场之大、历史之悠久，文化之辉煌而论，如果不能领会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精髓，上述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使其他民族或国家感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力。虽说“中国威胁论”并不是海外媒体的主流，但必须认识到孔子学院引起了某些警惕和猜疑，不能排除有人借题发挥，把孔子学院当作文化对垒的桥头堡予以干扰的可能性。

孔子学院的发展必须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积极发挥以“和而不同”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传统文化的优势,并添加新时代的活力与内涵,不断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曾表示,孔子学院的推进和建设是本着以下原则的:一是双方自愿,加强合作,共同建设,规范办学。二是遵守所在国家法律,尊重当地习俗,因地制宜,灵活办学。三是及时总结经验,规范教学标准,完善质量评估体系。¹⁷因此,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要注意淡化孔子学院的政治色彩。必须承认,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容易使人产生孔子学院由中国政府“紧密控制”的联想。例如,在孔子学院理事会的组成上,强调政府官员的直接主导;在对外宣传方面,如相关网站和刊物,也把国家领导人的视察、讲话、指示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国家支持无疑能为孔子学院提供丰富的资源。但在国外的某些人看来,就变成了中国政府对孔子学院进行直接控制的“证据”,而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民众和媒体对孔子学院自然更加敏感。因此,如果能够在孔子学院总部领导构成上更加强化非政府组织的民间色彩,相信能够大大缓解国际社会的疑虑和恐惧。淡化政治色彩,将孔子学院交给民间组织来做,使其成为民间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从而缓解外国受众的排斥心理,改变合作模式,淡化政府传播的痕迹,通过文化活动、合作项目等模式进行文化交流。另外,在合作上更加尊重外方的自主权,包括鼓励合作方自主编撰、选择教材,也有利于减轻一些批评者对于孔子学院受中国控制的担忧。

2. 拓宽资金来源

孔子学院的运作模式与英国文化委员会、法语联盟、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等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运作模式基本相同,均为“政府支持、民间运作”,但在资金来源上,目前孔子学院的经费大部分依靠国家财政投入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而孔子学院运行中政府的财政投入,恰恰为“中国威胁论”的鼓噪提供了一个“例证”。孔子学院必须拓宽来源:一方面通过合作办学、联合授课、开发教材及语言教学配套产品、举办汉语资格考试及认证等产业化的途径,尽量减少汉办拨款在整体经费中的比重,实现良性、长效、健康的发展;另一方面争取来自当地政府的资助,合作院校、企业、基金会的赞助和社会捐助。许多孔子学院在创建时,受到了当地政府和合作学校经费方面的大力支持。事实上,地方政府与合作院校也都愿意通过共建孔子学院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有了地方政府和合作院校的参与,孔子学院的资金和硬件设施就能得到较好的保障。

3. 寻求理解与交流

要让世界了解到中国的善意,必须提升公共外交理念,适应当地的文化、法律,要谨防与所在国发生文化冲突。在合作办学、进行社会推广、参与社会活动、接触当地媒体与政府机构时,应该改变宣传思维模式,立足于跨文化交流和互动沟通,在寻求所在国民众理解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文化与所在国文化的融合。应进一步完善海外孔子学院的管理体系,科学评估发展环境,采取有效的合作模式,选择适当的合作重点,发动不同类型的商业机构、学术机构、民间社团等更多地参与到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同时,要适时启动中外对话,向世界正确地说明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主张,消除隔阂和误会。对于已经或可能出现矛盾的情况相对复杂的地区和国家,必须拿出有针对性的专项解决方案,帮助所在国孔子学院与当地政府和社会进行良好的沟通,通过对话和有效的交流,协商化解难题和矛盾。

注释*

¹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

²阿尔弗雷德·马汉（1840—1914），美国历史学家、海军军官、“海权论”的鼻祖。

³网络资料来源：<http://www.govtrack.us/>

⁴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网络资料来源
<http://book.sina.com.cn/nzt/his/zhixue/31.shtml>

⁵周汉斌：《法国孔子学院札记》，《法国研究》，2007年第3期，第82页。

⁶“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原名为“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成立于1987年，由国务院11个部委组成，是负责统筹、协调、领导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其成员包括：教育部、财政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外交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自2006年起，该机构改名为“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

⁷HSK是汉语水平考试（hàn yǔ shuǐ píng kǎo shì）的缩写。汉语水平考试（HSK）是为测试母语非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和中国国内少数民族人员）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国家级标准化考试。

⁸网络资料来源：国家推广汉语办公室网站
http://www.hanban.edu.cn/cn_hanban

⁹张志洲：《“汉语热”怎么成了威胁？》，《环球时报》，2006年5月14日

¹⁰崔满，彭景：《从“孔子学院”看中国的文化外交》，《咸宁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8页。

¹¹网络资料来源：国家推广汉语办公室网站
http://www.hanban.edu.cn/cn_hanban

¹²吴瑛：《对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传播战略的反思》，《学术论坛》，2009年第7期，第142页。

¹³刘立恒：《中外合作创建孔子学院的问题与对策》，《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146页。

¹⁴张健：《孔子学院，洗脑机构？》，《南方周末》，2007年6月21日

¹⁵李开盛，戴长征：《孔子学院在美国的舆论环境评估》，《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7期，第87页。

¹⁶孔子学院的教学服务对象是成年人，而孔子课堂是专门为海外的中、小学生设置的中文课堂，不单独设置，依托于当地的孔子学院。

¹⁷丘峦：《孔子学院不会强加于人》，《华人世界》，2007年第7期，第16页。